

第三节 犀利的批判

有人说，两种人的眼睛最厉害，可以洞穿一切。其一是画家，而另一种是作家。

曾心有一双明察秋毫的慧眼，从细小的现实生活的平凡中，从一般人熟视无睹的社会现象中，敏锐地探知社会本质。作者在讴歌希望和光明的同时，也在无情地鞭笞社会的阴暗和丑陋。

曾心的微型小说中也多用讽刺，但是这种讽刺是有鲜明的目的，有极强的社会功用的。他的讽刺多为温和宽容。这和他自身所具备有浓重的中庸思想分不开的。中庸之道，是中国儒家人文思想的基本观点之一，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修齐治平的立身之本，孔子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25]思想，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与之国安邦的主调和基础。曾心在他的散文集《大自然的儿子》自序中写道：“中庸之道是正道”，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作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和他文学创作的审美倾向。^[26] 他不像果戈里那样把讽刺运用得淋漓尽致，果戈里的讽刺是辛辣的、尖刻的、冷峻的、锐利的，更多的是带有冷而的讽刺，其小说的讽刺是充满泪水的，是来自于沉重和轻松之间的对比，是一种毁灭性的嘲讽与含泪的笑。纳博科夫曾说：作为艺术家的果戈里，藉着笑之光，探寻着这种神秘的实体（丑恶）的本质，作为人的果戈里，藉着笑之武器，与这个现实的存在战斗着，果戈里的笑，是人类与丑恶的斗争。

而曾心的讽刺来自一种敏锐的思考。他的讽刺是宽容的，是从容的，善意的，温文尔雅的，即使是在作品中挖苦人，也不是那么锐利，那么尖刻。他微型小说中的讽刺不是彻底否定性的批判，这和他对小说的古典美的刻意追求无不相连。

泰华社会有一批自诩君子，实为小人的伪君子。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欺世盗名，爱慕虚荣，追求名利。曾心长期生活此中，对这些人的认识，自然高人一筹。一部分人奢华淫靡，追求虚荣，成了普遍的社会风气。曾心对这些人 and 现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在讽刺的同时，对他们又充满了深深的同情

与怜悯。由于他的中庸之道，所以在讽刺这些人物的同时，又有对于他们有人道主义的同情。曾心的这种矛盾的情感在他的作品里，达到了善意的批评和热切的渴望之间的相互统一，因此，在作品中，由于作者这样的思想情绪，使得他的讽刺是温和，不露骨的，但是我们从他的讽刺中，也能感觉到一种感叹世风日下的辛酸。

曾心在其微型小说创作中，追求这种完美的境界，其实这是一种对于古典美的追求，然而这种古典美被曾心赋予了新的意义。他追求的是一种语言上的温婉和谐，结构上的柔和匀称他的作品很少出现变态畸形等不健康、不完美的因素，更多充满了圆润、庄重与调和。他的作品从内容与形式都充满了典雅、精致，因此，无论如何，他是决不允许在自己的作品中出现像果戈里那样冷峻的讽刺。

《窃名》是曾心的一篇讽刺小说，围绕出书问题揭露了泰华上层社会的虚伪和丑陋。泰华社会的生活画面丰富多彩，光怪陆离，形形色色的人物让你眼花缭乱。从这个巨大的万花筒中折射出来的人物，令人惊叹。作者妙笔生花，为我们塑造的反面人物，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俗语说：人怕有钱。为什么？有的人一有钱，就忘乎所以。《窃名》中的李旺就是一例。他有了钱，什么事情都敢干，不知道，世上还有廉耻。作者开篇，单刀直入，切中要害：

赚到了钱，就想出名。如何“出名”？李旺想了又想，总结出两条路子：
一是用钱在社团里“买”个什么“长”；二是捐一笔大款，报纸一宣传，马上出名。

很多人心术不正，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李旺拿着手里的钱，到处寻嗅，想花钱买名。当他知道自己的母校——被封半个世纪的华校复办了。他认为“机遇”来了，就亲自驾着“平治”到母校捐款。在赞助台上，提笔一挥：500万铢。让在场的人都傻了眼。第二天，李旺的名字出现在泰国六家华文报纸头条新闻上。他的名字“第一次像锣鼓般被敲响”。他已经出名，但“人心

不足”，还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一天，他看着案头从报纸剪下他的致词和讲话稿堆积如山，突发奇想：

何不把这些文字的东西印成书，让它留芳万世。于是他把手下的秘书都叫来，具体分配“任务”，限他们在一个星期内完成文字润色功夫，一个月內出书。书名《李旺文集》，分上下册，洋洋百万字。书一出，他的名字又在文化界如锣鼓般被敲响。

他百般经营，费尽心机，用一百万泰币，居然当上某个诗词协会的“主席”。“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并不好当。别的行当，还可以“充数”，这“诗词”能吗？他只好雇了一位泰华诗词界知名的“老先生”当“枪手”。

曾心是微型小说的行家里手，他的行文叙事自成风格，文章过半，渐露端倪，作者仍不疾不徐，不温不火。把李旺的丑恶嘴脸，勾画的清晰可憎，令人作呕。前述的“买名”，绕过天理，还能容忍，雇了“笔手”，所做的苟且勾当，却真真地欺世盗名，天理难容！且看他是如何做的：

这个老先生还行，一肚子古诗词，经常独自摇头摆脑吟诗赋词。有人戏称他是“现代古人”。今年端午节，他遵李旺之命，写了几十首歌颂屈原与诗人节的诗。李旺看了笑逐颜开，连连点头，立即在某报纸“买”了一个版面，出版纪念诗人节专刊，每一首诗都落款：李旺。

老先生有个怪脾气：应酬诗词可以替人写，属于真正抒写胸怀的“真诗词”，他总是端端正正抄写在自己一个本子里。用他的话说：“可以出卖文字，决不能出卖灵魂”。几十年来，他累积近千首。近年，他从千首诗词中筛选出三百首，取名《国脉日夜流》。要付梓，他苦于没印费。李旺得知

老先生这个“秘密”，便对他说：“出书没问题，我可以赞助。”老先生交出书稿数月，还不见出版。

一天，老先生心悸，脉搏跳得不正常，出现结脉，好像有“大限将至”的预感。他突然一闪念：希望能看到书出版后才拜佛去。于是，他服了四颗活心丹，心胸宽舒些，便找李旺去。李旺托词没时间见，叫秘书给老先生五万铢和一本新书。老先生接过一看，是他的诗词集《国脉日夜流》，作者：李旺著。他嘴唇发紫，手脚颤抖，钱与书都掉落地上。回到家里，便一命呜呼！

李万的诗词集出版，他的名字又在诗歌界像锣鼓般被敲响。在老先生火化那天，正好李旺到飞机场，托运两大箱《国脉日夜流》，乘着泰航飞到北京参加第十一届国际华文诗词研讨会去了。

此篇小说中作者的情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李旺这种人的痛恨和不齿，另一部分则是对老先生的同情。作者在整篇文章中对人物，没有一句褒贬，但作者利用强烈的情景对比和反差把痛恨和同情表现的淋漓尽致。让读者在为老先生掬一捧同情时，也对李旺恨之入骨！这种不顾廉耻、做出如此下作之事的人，竟然在老先生火化之日，拿着老先生的遗作，去“北京参加第十一届国际华文诗词研讨会”，真是难以置信。

像这类人物形象，曾心的微型小说中多有描写。如《流血》中的“老板”，《墨宝》中的“我”，《婚礼上的陌生人》中的“陌生人”。其中《流血》和《窃名》大相径庭。《窃名》以反面人物为主线，以批判为主，《流血》则以正面人物为主线，以同情为主。

第四节 灵活的创作方法

曾心的微型小说很少能明显地看到作者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他的微型小说绝少那种说教般的论调，这和曾心的美学追求有关。

在曾心的每一部作品中，他极少的做出道德上的判断，孰是孰非，作者在阅读过程中，自己领悟。或许有的读者认为这一点是作家对社会生活认识的不够深刻，意境不够深远，旗帜不够鲜明，然而作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是不会在其小说中站出来直接说教的，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倾向是应该靠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来传达的。

曾心从绝少在作品中阐述自己对于事件和人物的任何观点，他对人的行为看法是很简单的，认为它根本不需要直解站出来解释，因为作品中的人物早就将其实质上显露出来了。

另外在他的作品中，对比等手法比比皆是。譬如为了突出中新形象，作品运用了大量鲜明而有力的对比，以恶衬托善，以丑衬托美；有时候为了表达自己情感，表达对某种社会现象的厌恶或喜好，他并不是直接去发表议论，而是用一些百姓当中发生的平凡小事，来隐晦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是曾心写作上的独特风格。

文学是人学，人物是小说的支撑，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是小说与其他文体最重要的区别。因此，一篇小说的成功离不开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微型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样式，它同样要遵循小说的艺术规范，同样要努力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第五节 中华文化对曾心小说人物塑造的影响

曾心微型小说创作中所塑造的人物，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

一、每一篇，只塑造一个典型人物

微型小说由于情景单纯，篇幅有限，它只能着力刻画一两个主要人物，只能抓住主要人物性格的某一侧面，只能极力突出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这样才能写出人物的传神之点，闪光之点。

这种人物集中的特点是受到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文言小说中，人物往往也是十分集中，大都是一篇小说描写一人一事。

细心体察曾心微型小说集《蓝眼睛》的所有作品，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曾心的确把握住了这个原则：一篇作品中的人物，一般不会超过两到三个，人物最多的是《家庭内部》。这篇微型小说涉及了四个人物，王经理、经理夫人、经理女儿和一个始终没有出场的佣人。

曾心的微型小说塑造人物，很有特点：一篇一个人物，并且各自都有自己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同是孤寡老人，《老泪》中的陈五，《钥匙》中的李伯，《老两口》中的陈育才，《寂寞病》中的李太太，《窟》中的“他”，都各不相同。

同是热爱学习华文，《三愣》中的张亚牛、《李嫂》中的李嫂、《蓝眼睛》中的李密、《三杯酒》中的老陈，也都各有特色。

二、突出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

作家塑造的人物能否活起来，要看塑造人物有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的人物形象，仅仅是躯壳。微型小说容量很小，人物的描写不免会捉襟见肘。能否突出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成为摆在微型小说作家面前的一道难题。所以很多微型小说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尽可能的使人物的思想性格更为单纯，以求更为突出。但是，微型小说人物描写的这种单纯性并不等于内容上的单薄。在微型小说的构思中，作者完全可以利用这一侧面的简单性格特征，概括出人物的整个性格的主要特征，并让它凝聚丰富的时代风貌和历史文化底蕴。因此，在微型小说人物描写的单纯性中，同样可以写活人物，同样可以在人物描写的单纯中，实现性格描写的丰富和圆满，写出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富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来。这三方面，曾心都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例如《三愣》

中的张亚牛。“我对人物性格塑造，多是单重性格，只有少数是双重性格。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多重性格的人比单重性格的人多。然而，在有限文字的‘微型’中，如何展现多重性格的人物，倒是我近年苦寻的焦距。”^[27]

三、心情景物的交织

复调，原是指音乐的创作技法，它每个声部既具有独立性又彼此和谐。在微型小说创作呈多元态势，艺术手法多方向，多扩散的今天，许多微型小说更加追求微型小说创作的全方位发展，更加刻意微型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有的作者把结构作为构思谋篇的重心，在结构上刻意求新，有的作者以多视角多层面地展示生活。于是便出现了小说借用复调，这种音乐的技法，把情节模式小说因果相连的线性叙述结构，蜕变为多重的立体交叉式的复调叙述。曾心的《老泪》利用这一创作方法，使小说在多元的结果层面上，更好地表现丰富多变的人物心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

四、情节、结构为塑造人物服务

情节，是指许多相互联系的，按照事物发展规律直接构成文艺作品内容的生活事件。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与情节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说：人物的性格决定着情节和情节结构，而情节则是表现人物性格的基本凭借。情节愈典型愈能深化和扩大作品的主题思想，愈能在人物行动中揭示人物性格。生动、丰富的情节可以产生吸引读者、感染读者的力量。

曾心非常清楚此道，所以他的微型小说中，情节和情节结构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

微型小说的情节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没有质的区别，而在量上却有明显的特色。它的情节不能像其他三类小说的情节那样，由一系列具体事件组成，而只能是单一的情节。微型小说的篇幅和字数这种最外部的特征，决定了微型小说的情节必须单一。情节的单一性，是微型小说情节的基本特点。因而，它必须突破一般小说的展现矛盾——发展矛盾——解决矛盾的三

段式情节结构。它至多只能叙述一个具体事件，只能以典型的一瞬一隅、一个细节、一个场面、一种情绪、一点感受来反映生活的本质，提供给读者联想和想象的广阔天地。

曾心的《头一遭》，集中体现了情节，结构为人物服务。微型小说的情节虽然是单一的，但是这个单一并不等于单调，微型小说在情节上的本质特征，恰恰是在于从单一中追求完整和精美。由于微型小说的单一情节，就很难有跌宕起伏的变化和引人入胜的过程。于是，结尾的艺术被微型小说作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重新认识。一篇之妙，取决于结尾。所以，微型小说作者总是着力在情节的结尾，通过出人意料的突转来构成艺术的波澜，来实现单一情节的精美。因此，微型小说往往有“欧·亨利式”的意外结局。或如惊叹号，使读者受到强烈的震动，发出由衷的感叹，像《断臂》；或如问号，在故事最精彩处，戛然而止，留下悬念，令人回味无穷，像《古董》；或如省略号，别开生面，言已尽而意无穷，引导读者去遐想远思，想《家庭内部》；或如句号，在结尾揭示全文之旨，成为画龙点睛之笔，像《互考》。

曾心对微型小说的结尾，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微型小说，前途光明，但前提是“千万不要给它套什么‘模式’”。如欧·亨利式的结尾，本是一种成功的手法，但一旦成为‘模式’，也将失去意外结尾‘最后打击力量’的效能。^[28]